

【第四卷】

◎湖北教育出版社

熊十力全集

十力語要

(一九四七年)

題 記

十力語要四卷，陸續編定刊行。一九四七年湖北印十力叢書，才首次將四卷合成一體。熊氏之文化與哲學思想精華，俱見於斯。此以湖北十力叢書四卷四冊線裝本爲底本點校。

印行十力叢書記

黃岡熊十力先生所著書，已成者有新唯識論文言本及破破新唯識論各一部，新唯識論語體本一部，讀經示要一部，佛家名相通釋一部，因明大疏刪注一部，十力語要一部，讀智論抄一部。先生之學，規模宏遠，而精思果力，直湊單微。吾儕寡昧，難爲讚述。謹就所聞，援引一二。先生教學者治哲學，宜始乎西洋，中涉梵方大乘，而歸宿此土儒宗。其說曰：夫思辨精密，莫善於西洋；思想規範，論議律則，西人皆講之甚精。極論空有，印度佛家談空說有，厥爲二教。對世智於一切物事，迷執爲實有，則破其執而談空，如以緣生義，明宇宙萬象都非實在的，是空義也。又如析物至極微，即物皆無實質，亦空義也。對彼聞空，而誤墮空見，妄計一切皆空，則又說空者，空其妄執。不可云一切皆空。於是說有。蕩除知見，莫妙於印度佛法；西洋哲學，以析物之知見，而測萬化真源，何異作繭自縛。知見起於析物，難與真理相應。不聞佛氏空教，無由蕩除妄執。盡人合天，盡人道而合天德，此易義也。“合”之一字須善會非以此合彼，實乃即人而天。體神化不測之妙，於人倫日用之中，“體”字一氣貫下。

此語廣攝六經四子無量義。莫美於中國。遊乎西洋，慎思明辨；思曰慎，辨曰明，大學有教，而未詳其方法。遊乎印度佛法，蕩一切執；蕩執意義，深廣無邊，非深究大般若及四論，難識此意。切忌滑口讀過。歸乎吾儒，默與道契。默者，不假思慮也。言與道契者，辭窮也。夫人能體道，則人外無道也，豈以此契彼之謂乎？學者須善會。三方者備，而學乃大成。夏蟲井蛙，學者宜戒。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部簡章，附說明。據此，則先生言學，植基廣大，取資宏博。管窺不可以言天，會通乃幾於見道。旁求不失其宗，自有宗主，故旁求雖博，而其言非雜也。取捨於斯弗亂。先生嘗自言其新論之體系，凡百家長處皆可攝，短處皆可捨。孟軻力拒楊墨，宋師禁窺二氏，方之於茲，何其狹隘。若乃習殊方一派或一家之說，而不究華梵先師弘旨。莊呵一察，莊子天下篇云：“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。”冉傷自畫。論語，孔子責冉求自畫，謂其不求進于大道，“如畫地以自限也”。此亦先生之所戒也。先生平生學術，具在新論。新唯識論省稱。面語體本，訂於蜀，尤精審。新論談本體，而以體用不二為根極，陳義宏闊深遠，學者或難窺其要，先生與友人書頗有提示。其辭曰：新論語體本，比文言本精密得多。此話極重要。科學總是各部門的知識。今人言綜合各科學之原理，以求得哲學上普遍之根本原理。此其說非無似處，而實不通哲學。哲學是智慧的學問，非僅在知識上用功，可悟一貫之理。佛家必得根本智，而後起後得智。後得智，即辨物析理的知識，乃依根本智而起者。此亦有資乎經驗，故云後得。茲不暇詳

論。吾前儒主張先得一本，而後可達萬殊。此澈底語也。蓋哲學之究極詣，在識一本。而此一本，不是在萬殊方面，用支離破碎工夫，可以會通一本也。科學成功，卻是要致力於支離破碎，此四字，吾先哲之所病，而科學正要如此。但哲學必不可只如此。下一“只”字者，哲學在知識方面，也須用過支離破碎工夫。但不可只是如此而已，必另有工夫在。若只如此，必不可識萬化根源。化源者，即所謂一本是也。此處不是各種知識貫穿得到的。正須反求自得。儒之體認，佛之內證，皆非今人所謂為神秘，而是確實證會之境。所以於科學外，必有建本立根之形而上學，才是哲學之極詣。哲學若不足語於建本立極，縱能依據一種或幾種科學知識出發，以組成一套理論，一個系統，要其所為，等於科學之附庸，不足當哲學也。哲學如依據一種科學以解釋宇宙，總不免以管窺天。如近人好據物理學中之相對論與量子論，而言宇宙為如何如何。謂其無似處固不得，然謂作如是觀者，果已得宇宙之蘊，毋乃太戲論乎！又如生物哲學，視宇宙為一生機體。謂其無似處亦不得，然格以東方哲人之義，則猶見其尚未識生命之源，其不免戲論，則與根據物理學而解析宇宙者又同也。大凡哲學家多是以一隻眼去窺宇宙，無法避免戲論。

孔子於易，言“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”。此言變動不居的宇宙，而有個至一的理，為萬物所資始。故萬變而莫非真正也。老子言“天得一以清，天者，無量星雲或星球也；清者，言天之德。無垢曰清。一者，絕對義。天何由成？蓋

得至一的理，以成其清，而始名為天。地得一以寧”云云，寧者，言地之德。地德安寧，故萬物生其中。地何由成？亦得至一的理，以成其寧，而始名為地。故知天地乃至萬有，皆一理之所為。亦本易義。孟子言“夫道，一而已矣”。記言“通其一，萬事畢”。於萬化，而知其皆一理之流行；於萬物，而知其皆一理之散著。會之有宗，統之有元，故通一，而萬事畢也。佛氏推萬法之原，亦云一真法界。一義見上。真者，至實無妄義。法界，猶云萬物本體。從來聖哲皆由修養工夫純熟，常使神明昭徹，而不累於形氣，即宇宙真體，默喻諸當躬，不待外求。慮亡詞喪，斯為證會。吾人真性，即是宇宙真體，本來無二。一真呈露，炯然自喻，非假思慮，故云慮亡。此際不可以言詞表示，故云詞喪。須知思慮起時，便由能慮，現似所慮相。斯時已是虛妄分別，而真體幾離失矣。幾之為言，顯非果離失，然一涉思慮，又不得不謂之離失也。言詞所以表物。真體無相，故非言詞可表。真體無形無象，無內無外，此是證會所及，非知識所行境。學極於證，而後戲論息。

哲學不當反知，而畢竟當超知。超知者，證會也。知識推度事物，不能應真，虛妄分別故。知識對於宇宙萬象，只是一種圖摹，決不與實體相應。故云虛妄。知識總是有封畛的，不能冥契大全。至於證，則與真理為一。易言之，證，即真理呈露，炯然自識也。

新論建本立極，而談本體。學不究體，自宇宙論言之，萬化無源，萬物無本。只認現前變動不居的物事為實有，而不究其原。是猶孩童臨洋岸，只認眾漚為實有，

而不悟一一漚，皆以大海水爲其本源。兒童無知，不足怪，而成年人設如此，則可悲矣！新論浩博，學者或不易理會。語要卷一：有答某君難新論篇後附識，談體用不二義，舉大海水與衆漚喻，詳爲分疏。語要卷三後，有曹慕樊 王準兩記，其涉及體用義者，皆足發明新論。所宜詳究。

學不究體，自人生論言之，無有歸宿。區區有限之形，滄海一粟，迷離顛倒，成何意義？若能見體，即於有限，而自識無限。官天地，府萬物，富有日新。自性元無虧欠。本來無待，如何不樂？

學不究體，道德無內在根源。將只在己與人，或與物的關係上去講道德規律，是猶立法也，是外鑠也。無本之學，如何站得住？悲夫！人失其性也久矣。性即本體，以其在人言之，則曰性。殘酷自毀，何怪其然。

學不究體，治化無基。功利殺奪，何有止期。若真了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，科學知能，皆可用之以自求多福。

學不究體，知識論上，無有知源。本體在人，亦云性智，純淨圓明，而備萬理，是爲一切知識之源。詳新論明宗章。且真極弗顯，真極，猶云本體。證量不成。證量者，即本體或性智之自明自了。一極如如，炯然自識，而無外馳。佛家所謂正智緣真如，名爲證量，應如是解。非可以智爲能緣，如爲所緣，判之爲二也。二之，便是有對，是妄相，非真體呈露，何成證量？故知證量，依本體建立。若本體不立，證量無由成。宋人詞曰：“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

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。”學者無窮思辨，無限知見，皆燈火也，皆向衆裏尋他千百度也。“回頭驀見”云云，正是性智炯然自識。真理何待外求？知見熄時，此理已顯也。此言理智思辨，終必歸於證量，至爲剴切。學不知所止，學必至於證，方是大學所謂知止。理不究其極，陽明所謂無頭的學問，可勝慨哉！

新論明體用不二，此是千古正法眼藏。一真法界，是體之名；變動不居，是謂之用。哲學家談本體與現象，多欠圓融。現象一詞，即依用上而立名。新論以大海水喻體，衆漚喻用。即體而言，用在體；纔說體，便知體必成用。譬如說大海水，即此現作衆漚者是，不可離衆漚而別求大海水。體必成用，不可離用覓體，義亦猶是。即用而言，體在用；纔說用，便知用由體現。譬如說衆漚，即是一一漚，各各攬全大海水爲其體，不可只認一一漚爲實物，而否認一一漚各各元是大海水也。用由體現，不可執用，而昧其本體，義亦猶是。妙哉！妙哉！

佛氏談本體，只是空寂，不涉生化；只是無爲，不許說無爲而無不爲；只是不生滅，不許言生。譬如，於大海水，只見爲淵深淳蓄，而不悟其生動活躍，全現作無量漚。此未免滯寂之見。其於生滅法，佛氏所謂生滅法，即指變動不居的萬有而目之也。相當新論所謂用。亦不許說由真如現爲如此。譬如，不許說衆漚，由大海水現爲之。理何可通？詳覈佛氏根本大義，卻是體用條然各別。譬如，將大海水與衆漚，離而二之，極不應理。此蓋出世法之

根本錯誤。新論語體本，辨析嚴明。功能兩章，最不可忽。

西洋哲學，新論可攝通處自不少。如數理派哲學，以事素說明宇宙，其說似妙，而實未見本源。新論明功能顯用，功能，即本體之名。功能顯用，譬如大海水顯為衆漚。漚，喻用。大海水，喻功能。有翕闢二極，頓起頓滅，剎那不住。即此翕闢二極，名之為用。二極者，非如南北二極有分段之隔也。但言其有內在的矛盾，以相反相成而已。詳上卷轉變章。自翕極而言，翕勢剎那頓現，而不暫住。以此明物質宇宙，本無實物。與事素說，略可和會。即在其無實物的意義上，可和會。而有根本殊趣者，與翕俱起，爰有關極。轉翕而不隨翕轉，即翕從闢，畢竟不二，而可說唯闢。闢勢，無在，無不在。無二，無別。絕待，故云無二。不可分割，故云無別。清淨而非迷闇，所謂神之盛也。是名宇宙大生命，亦即物物各具之生命。譬如月印萬川，萬川各具之月，實是一月。所謂一為無量，無量為一是也。據此，則翕勢頓現，可略攝事素說。而與翕俱起者則有關。又翕終從闢，反而相成。故乃於翕闢畢竟不二，而見為本體之流行。尅就流行言，則新新而不用其故，真真實實，活活躍躍，非斷亦非常。剎剎不守其故，故非斷。剎剎新新而生，故非常。以上參玩新論。神哉神哉！此非談事素者所與知也。事素說者，不了體用，不識生命，但於翕之方面，剎那勢速頓現，則與事素說，有少分相似。“勢速”一詞，借用佛典。有勢猛起，曰勢速。此勢速剎那頓起，於事素亦稍似。即

從其無實物的意義上，有稍似。然不了體用，於翕義稍似，非真了翕；且不知有關，故未了用；又復不知本體之顯為翕關，是不悟萬化真源。總而言之，不了體用。不識生命，若了翕關即是本體之流行，若了翕關反以相成，而畢竟不二，即於此識生命。談事素者未堪語此。斯義深微，焉得解人而與之言。則不足語於第一義。“第一義”一詞，借用佛典。窮澈宇宙本源，方是第一義。宇宙人生，不是虛浮無根柢。學不證體，終成戲論。

至于生命論派之學者，大概體驗夫所謂意志追求，或生之衝動處。此蓋在與形骸俱始之習氣上，有所理會，遂直以習氣暴流，認為生命。佛家說眾生以勢如暴流之賴耶識為主公。賴耶，即一團習氣也。西哲如叔本華、柏格森等，持說之根底不能外此。殊不知必於空寂中，識得生生不息之健，方是生命本然。而哲學家罕能見及此也。總之，言事素者，明物質宇宙非實在，新論可攝彼義；至於不達宇宙實相，則非進而求之新論不可也。生命論者，其所見足與新論相發明者自不少，然未能超形與習，以窺生命之本然。習依形起，亦形之流類也。人生成爲具有形氣之物，則欲愛發而習氣生，種種追求與衝動，其機甚隱，而力甚大。此緣形與習而潛伏之幾，陰蓄之力，殆成爲吾人之天性。吾人如不能超脫于此雜染物之外，而欲自識生命之真，殆爲事實所不可能者。無明所盲，借用佛典語。無明，謂迷闢習氣，此能令人成盲。覆蔽自性，常陷顛倒，可哀孰甚。佛說眾生無始時來，在顛倒中，由其不見自性，而心為形役，故顛倒也。新論融會佛老，以歸於儒。明本體空寂，

而涵萬理，備萬善，具生生不息之健。空者，無形無象，無分畛，無限量，無作意，故名空，非空無之謂。寂者，無昏擾，無滯礙，無迷闇，清淨炤明，故名寂。涵萬理，備萬善，本來如是，非妄臆其然也。萬化無非實理之流行，萬物無非真善之燦著。孟子道性善，非從形與習上著眼，乃造微之談也。具生生不息之健，大易扼重在此。二氏未免耽空溺寂，儒者蓋預隄其弊。雖然，不見空寂，而談生生，其能不囿於形與習而悟清淨炤明之性體乎？若只理會到生之衝動與盲目追求云云，則已迷其本來生生之健，而無以宰乎形，轉其習，因有物化之患矣。新論功能兩章，學者宜玩。生命論者，未能窮究本源。則夫子呵子路以未知生，豈止爲子路下當頭棒耶！

牟生宗三，俊才也。前來函，談懷特海哲學甚有情趣。吾置之案頭擬作答，因循未果，忽忽失去，極悵惘。憶彼有云：西洋哲學總是一個知的系統。知讀智自聞余談儒，而後知儒家哲學，自堯舜迄孔孟，下逮宋明，由其說以究其義，始終是一個仁的系統。繫傳曰：“智者見之謂之智，仁者見之謂之仁。”由中西學術觀之，豈不然歟？余以爲儒家根本大典，首推易。易之爲書，名數爲經，質力爲緯，非智之事歟？陽爲力，而陰爲質。質力非二元，但力有其凝之方面，即名爲質。此中質力，只約科學上的說法。易本含攝多方面的道理。若依玄學言，則陽爲闢，而陰爲翕。其意義極深遠。科學上質力的意義，只可總攝於翕的方面。當別爲論。漢人言易，曰乾爲仁，坤元亦是乾元。然則遍六十四卦，皆

乾爲之主宰，即無往而非仁之流行也。據此，則易之爲書，以仁爲骨子，而智運於其間。後儒若宋明語錄，則求仁之功殊切，而尚智之用未宏。論語記者，似只注重孔子言仁與實踐的方面，非是孔子之道有偏，只記者有偏注耳。漢以來經師，仁智俱失。宋明儒卻知求仁。新論救後儒之弊，尊性智，而未嘗遺量智；量智，即理智之異名。性智是體，量智是用。量智推度，其效能有限。以其不得有證量也。存養性智，是孟子所謂立大本之道，陸王有見乎此。然未免輕知識，則遺量智矣。孟子尊思爲心。心者，言乎性智也；思者，言乎量智也。遺量智，則廢心之官。後儒思辨之用未宏，此新論所戒也。歸乎證量，而始終尚思辨。證量者，性智之自明白了。思辨，則量智也。學不至於證，則思辨可以習於支離，而迷其本。學唯求證，而不務思辨，則後儒高言體認，而終缺乏聖人智周萬物、道濟天下之大用。無可爲後儒諱也。余擬於新論外，更作量論，與新論相輔而行。老當衰亂，竟未得執筆。性智，即仁體也；證量，即由不違仁，而後得此也；仁體放失，便無自覺可言。此言自覺，即自明白了，其意義極深遠，與常途習用者不同。思辨，即性智之發用，周通乎萬事萬物，萬理昭著。如人體無麻木枯廢，血氣不運之患，則仁智雖可分言，而畢竟一體也。新論準大易而作，形式不同，而義蘊自相和會。

新論立翕關成變義。翕，即凝以成物，而詐現互相觀待的宇宙萬象；關，則遍運乎一切翕或一切物之中，而包含乎一一物。故關乃無定在而無所不在，無二無別，自然絕待。翕關皆恒轉之所爲。恒轉，即本體之名。詳新論。翕

關，喻如衆漚；恆轉，喻如大海水。但從翕之方面言，則似將物化，而失其本性；本性，謂恆轉。從關之方面言，則是不改易其本性，本性同上。常轉翕從己，而終不可物化者。己者，設為關之自謂。於此，而見翕關畢竟不二。翕隨關轉，只是一關。故不二。亦即於此，而識恆轉。於翕關不二，而知此即恆轉。譬如，於衆漚，而知其即是大海水也。本來無實物，而詐現物相。畢竟非有相，非無相。恆轉本無形，而不能不現為翕關。翕即現似物相，故知畢竟非無相。關亦無形也。終不失恆轉本性。而翕終隨關，則翕雖詐現物相，要非實在。故知畢竟非有相。神哉！神哉！非有非無，窮於稱讚，而歎其神也。

就關之運乎一一翕或一一物之中以言，便是一為無量。關是一，已如前說。其運乎一一物之中，即本至一，而分化成多。譬如月印萬川，即本一月，而為無量月。

就關之至一而不可分，一一物各得其全以言，便是無量為一。關，是全整的一。故就其在甲物言，則甲物得其全；就其在乙物言，乙物亦得其全，乃至無量物皆然。譬如萬川之月，元是一月。

就萬物各具關之全以言，則萬物平等一味。大易“群龍無首”，龍者，陽物，喻物之各具有關，以成其為物也。無首者，物皆平等，性分各足故。莊生“太山非大，秋毫非小”，皆此義也。若推此義以言治化，則當不毀自由，任物各暢其性。各暢者，以並育不相害為原則。踰乎此，則是暴亂，非自由義。此不暇詳。

就一一物各具之關即是萬物統體的關以言，則自甲物言之，曰天地萬物皆吾一體；自乙物言之，亦曰天地萬物皆吾一體，乃至無量物皆然。理實如是，非由意想謂之然。是故論語言仁者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”，人已非異體故。中庸言“成己”、“成物”，物我無二本故。同體之愛，發不容已。孔氏求仁，佛氏發大悲心，皆從本體滾發出來。用李延平語。雖在凡夫，私欲蔽其本明，本明，謂本體。然遇緣觸發，畢竟不容全蔽。如孟子言“今人乍見孺子入井，皆有怵惕惻隱”，即其徵也。本此以言治化，春秋太平，禮運大同，豈云空想？人患不見己性耳。己性本與萬物同體。

新論原心於沕穆，沕穆，無形貌。推原心之本體，本無形也。動而關也。動者，流行義。本體流行而有其顯為關之方面，即名為心。關，則至無而有。至無，謂無形也。關不失其本體之自性，故無形。然無形而已，要非空無之謂，故又云有。至無而有，故是渾一而無封軫也。無形故無封軫。原物於沕穆，推原物之本體，則非物別有本也，固與心同一本體，同一；勿穆無形者也。動而翕也。動義同上。本體流行，而有其翕之方面，即名為物。翕，則不形而形，本體無作意，非欲自成為形物也，故云不形。然其顯為翕之勢，剎那勢速頓現，雖無實質，而似有形焉。如當前桌子，只是剎剎勢速頓現，宛爾成形。是其動以不得已。關之流行，不可無資具故也。唯然，翕便現似各個千差萬別，宛然世界無量。世界約說以二：曰器世界，即自然界；曰有情世界，即於自然界中特舉衆生而目之。然復須

知，翕成形，則只如其現似之形而已。若其周運與包含，且主宰乎翕者，則所謂關是也。心物問題，古今聚訟，學者各任知見構畫，云何應理？新論以翕關言之，初時良由儻悟，後來隨處體認，確信此理無疑。余年十八，讀易繫傳，至闔戶之謂乾，闔戶之謂坤，神解脫然。頓悟虛靈開發者，謂之關，亦謂之心；聚凝闔斂者，謂之翕，亦謂之物。心無內外，心是虛靈開發，無定在而無不在，本無形也，何內外可分？物者，心之所運用，所了別，亦非離心外在。當時頗見大意，只條理未析，意義不深耳。

談哲學，如不能融思辨以入體認，則其於宇宙人生，亦不得融成一片。此中義趣淵微，難為不知者道也。體認極於證量。“體認”一詞，前儒或泛用之，然語其極，即是證量。新論下卷附錄中，有答謝君書及此。非克己或斷障至盡，則性智不顯，不得有體認也。性智，即本體之名。見新論明宗章。體認，即本體之炯然自識。故惟本體呈露，方得有體認也。儒者言克己，佛氏言斷障。障之與己，名異而實同。但佛家於此，發揮詳盡，儒者卻不深析之。己不克盡，障不斷盡，則本體受蔽而不顯，如何得有體認？思辨，本性智之發用，然己私與障染未盡，體認未得，則思辨易失其貞明之本然，思辨是性智的發用，則貞明是其本然也。元無迷亂，但人之生也，形氣限之。而已私以起，障染以生，則蔽其本體，而貞明以失，如雲霧起而蔽太陽。而有相縛之患。“相縛”一詞，本之大乘相宗，意義極深遠。相者，相狀；為相所縛，曰相縛，人生不能離開實用，故理智常受實用方

面的雜染，每取着境相。易言之，思辨之行，恒構畫成相。此相即成，還以錮縛自心，而不得脫然默契實理，故云相縛。如哲學家解釋宇宙，其實只是分析概念。此等概念在哲學家思辨的心中，無往不是相縛。故非克己斷障盡淨，性智顯而體認得，則思辨之行終不能遣相縛，而至于思泉紛湧而不取思相，辨鋒銳利而不着辨相，直與實理親冥爲一。故非克己，至此爲向。所謂不能融思辨以入體認者此也。向欲於量論中詳此意，惜未及作。不能融思辨以入體認，則其於宇宙人生不得融一者，爲其思辨心中所構畫之宇宙，只是相縛，真將人生本來與宇宙同體之真，無端隔截故也。既自繫於相縛，便不能有孟子所謂“萬物皆備於我”及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實際理地。譬如手足一旦受縛極重，便與全體血脈不相通貫，而成隔截之禍。又如蛛造網，蠶作繭，而自縛其中，遂與向所生焉息焉周通無礙之大自然隔截。此其可悲已甚，故謂宇宙人生不能融成一片也。

新論根本精神在由思辨趣入體認，亦云證量，或證會。即從智入而極于仁守。仁，即本體。佛老於虛寂顯體，新論則於虛寂而有生生不息之健處認識體。生生，仁也。故說仁即本體，此是儒家一脈相承。仁守，即體認之候。若私意私欲蔽其本體，即無體認可言。思辨，則智之事也。此或爲偏尚知的系統者所不得契。然理貞一是，學有正鵠，不可徇俗而喪吾所持也。自新論文言、語體兩本問世以來，十餘年間，輒欲以一得之愚，與當世明哲商所向。天下之大，豈無與我